

五，歌謠中之俗音，俗字應加以註解。  
六，來稿請寄：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歌謠研究會。

發行處：北平沙灘北京大學出版組。

# 歌謠

卷三第

期九第

雜論「影戲」 吳曉鈴  
歌謠選錄  
介紹「北平音系十三韻」 固子

## 雜論「影戲」

兼答修晶心先生

吳曉鈴

三月初讀過修先生在本刊發表的「探論『寶卷』在俗文學上的地位」一文，因為有一點不具體的意見，所以寫了一封信寄給「歌謠」，意思想請徐女士給刊入「通信」欄中，因為我不過很簡略地提出幾個自己想到的要點而已。沒想到編輯先生竟把它當做「論文」發表，又蒙修先生不吝教正，不由得慚愧而又忻愉。修先生所舉的幾點大體我都同意，不過覺得還有應該稍加解釋之處，現在寫在後面：

(一) 修先生所舉的第一點「影戲為代言體或係後來的事，宋朝有影戲話本是不錯的。」第三點「影戲話本不也是話本嗎？」第四點「古代話本與現代影戲中的散文

和韻文問題不能相比，年代相隔太遠。」可以合併來論——  
「話本」一詞尋常我們都專指「說平話人」的本子而言，似只限於「小說家言」(如亞東圖書館輯印的八種宋代小說便名之為「宋人話本」，修先生所舉的「話本系統」下的「詩話」似可以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為例，但它亦是小說)，所以我在前函所云「影戲的劇本在宋朝並不是用話本」，乃是指着狹義的小說「話本」而言。經修先生「影戲話本不也是話本麼？」的啓發，我願意把「話本」的範圍更放寬些：

恐怕宋代「諸色伎藝人等」的頭意見凡能寫成文字的都叫做「話本」(恕我大胆！但徵諸「夢梁錄」諸書中都有影戲話本，傀儡話本的記載，似亦不算大錯)。這「話本」也就是宋代戲文的「掌記」和現代所謂「本子」或「脚本」(「掌記」許與「脚本」有關，引申而為「脚本」，取其近諸身，便於用也。)的意思，所以小說，講史，雜詞，影戲，傀儡，戲文都可以有「話本」。由此可見，「話本」與「話本」的名稱雖同，內容及體製却實在不一定彼此一樣，是故宋代雖然「有影戲話本是不錯的」，「影戲話本也是話本」，但這「影戲話本」乃是「話本」的一種，未必便是「敘述」決非「代言」的和「小說話本」相同。我總疑心影戲「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之語是指的內容之「大抵真假相半」而不是與講史書的話本同為「講演敘述前朝故

事，大部份是散文，讀文不遇是「隱」也（「夢梁錄」中僥倖錄下云「其詞本或如雜劇……」）大抵多虛少實，可為旁証。雜劇的內容當然是一多虛少實，但雜劇却實在是代言體。所以「在宋代「影戲為代言體」很有可能，不見得便是「後來的事」。唐代的參軍，宋代的雜劇及傀儡都是代言體，影戲和他們的關係非常密切，亦可類推。

至於我所提出的「話本散文多而韻文少，影戲則恰相反」，修先生便執以說我拿「古代話本」與「現代影戲」相較，覺得「年代相隔太遠」了。其實我所說的「話本」還是專指「小說」而言，拿來去和「影戲」比較（也不只限於古代）。「散文」「韻文」也者，仍是就其大體言之，蓋「小說」裏的詩詞是詩文，影戲的賓白則是散文也。

(二) 修先生的「影戲內容不能只憑故事而推斷其與佛教無關係」，一

際，大約是針對我的「似乎極少佛教宣傳的意味」而言。殊不知我是在說明「不見得近代影戲劇本是用寶卷」（可以受寶卷的影響），並非把佛教和影戲完全分開。所舉「耶穌降生」絕對不是給我的解釋「作証」，而是覺得它「好玩」！實話告訴您，此劇就是李脫塵先生編的，大約在十年前第一次公演于小沙土園福音堂，我曾去看，年代當然是「微嫌太近」了。

(三) 關於「影戲劇本的不同句格約有十餘種之多」所以「寶卷句格實相形見拙」的話也不盡然。因為現存影戲劇本（古曰「話本」，今稱「影卷」）的年代都不甚遠。它的句格雖然有十餘種的不同，但恐怕從前並不如此，而是逐漸受其他曲調（如皮黃，鼓詞，俗曲——句格的影響而變為繁複的（但，仍嫌單調呆板，變化並不生動，純是鄉土風味。）。我們可以見到時代較遠的寶卷本

子（宋代，明代），它的句格受外界影響較少。以寶卷的句格和影戲的句格相較，似乎也犯了我「用現代的東西和古代的東西相比」的毛病。

(四) 很慚愧的是我並未發現影戲劇本中有曲牌子，大約也不會有。「大金邊」(「邊」當作「鞭」)的句格是「五，五，七，三，三，七，三，五，三(或四)」，「小金邊」是「五，五，七，三，三，三，三(或四)」，「末二句疊」，恐怕也只是三，五，七句格的混用，不見得便是「曲牌的蛻變」。

此外寶卷的分脚色，影戲的用木魚伴奏等情形，我雖未深究，謹受教。所繪圖表也真是簡單，因為我只想表明其他伎藝與影戲的直接關係，而未及其他伎藝彼此的錯綜關係。但，修先生以為「傀儡」應當向上畫，不要與「影戲」並列則是很精到的意見。

至於寶卷和影戲的「父子關係」，我總有點不大放心（好像修先生對於寶卷的

大講義組印本，多所修改。

定價一元五角

開影印分裝四冊定價三元八角

評價太高了，把所有不同型的近世俗文學都與寶卷聯了宗——這是很危險的假設。我們不能承認文體的演變是這樣直截了當的簡單，同時似乎寶卷也決不會像郭子儀有那樣「七子八婿」的福分。就以「灤州影戲」而論吧，大約從前寶卷在北方就不十分流行（現在簡直絕跡了），所以我倒佩服葉德均先生的意見：「應當注重到北方以外的影戲」。修先生的「中國影戲考」早就拜讀過了，還有顧頡剛先生的「灤州影戲考」敘述得也很詳盡，可惜我對之都有「古代」材料太少的感覺；近代的材料又都根據李脫塵君的「影戲小史」。我決不敢菲薄李君（李君是北京神學院李慶生院長的叔父，先父與李院長友誼至篤，說起來還真不是外人。），不過我以為他的「影戲起源論」的確不大可靠。第一，影戲不是創始於明代；第二，影戲不是創始在灤州（或遼寧）。恐怕北方的影戲仍是傳自南方（河南或許保存宋代「汴京」之舊？）——這個樞紐我疑心還是由了南方藝人的供奉內廷而流行於北方的。說段閒話：從前鄭西諦師總懷疑北方的有能唱「崑曲」的戲班是件怪事，

莫審其來源；我以為這也是那影北地伶工起初只會專歌鄉土的「高腔」，其「崑曲」則是由情室中南方伶人傳給他們的。後來看見早年清宮供奉都只「崑而不亂」的記載，又問現存北派「崑曲」伶工的遠祖師承，果然我的假設不謬。

前函我提到灤州一帶喚「影戲」及「影戲藝人」叫做「剔影」及「剔影釋」；我寫「剔」（音）字是有意的，因為「剔」有雕刻剪裁之義（如婦女稱剪鞋樣為「剔」鞋樣，雕花樣為「剔」花樣），而雕剪影戲人物（宋代叫做「鏤」）則例由影戲藝人兼管，「剔影的」所以泛指一般影戲藝人就是這個緣故。回家去問母親，母親說「剔」當作「替」，因為鄉間的「請影」（或云「寫影」，即雇人演唱之謂）向有季節，並非消閑解悶的娛樂，乃是因病或被難而許身求告神佛得蒙垂顧救贖，便演唱影戲為「替身」去還愿。我們知道鄉土百戲多是起于「酬神」，那麼此說或者亦有可能，附此以備一說。

對於影戲，我的確是個外行，不過幼年間是在灤州生長大的，影戲看得很多；

我又是如此的喜愛，思戀那個地方，所以聽見有人談到與它有關的問題，便不免技癢於心，詞不不性了。近來頗擬弄弄影戲，對於影戲也稍有收穫（「鐵冤塔」就得到兩部），寫信給灤州一帶的朋友，他們也都允許幫忙搜集。本市某職業學校校長母親於客歲先吾父三日而逝，她藏的影卷頗多，記得童年時當妮她為我唱念，希望這部份材料能够得到才好。但，如今，我是在切盼着修先生大作的早日發表！

四月廿四日

### 廣西山歌

盧野夫記錄

(一)

担鵝過橋跌落水，

妹呀，你，

得見鸞娥（鵝）湊隊游。

註：「隊」，我也。

(二)

石板搭橋水浸過，

情呀，你，

又有見斷又有行。

註：「有」，讀若唔，「不」或「無」意。  
此歌言音訊斷絕。

(三)

燈草搭橋水摧斷，  
情呀，你，  
望見兩頭都掛心！

(四)

燈草圍圍牛橫斷，  
情呀，你，  
幾時接得舊時翻。

註：「翻」，模樣也。

(五)

燈草入油兩頭點，  
情呀，你，  
佢隊二人中條心。

註：「佢隊」，即我們意。  
「中」，共同意。

(六)

打掃路旁栽燈草，  
妹呀，你，

冇行都算你有心。

(七)

燈草燒煞冇過線，  
妹呀，你，  
為情費了更多心。

註：「冇過線」，不十足意。  
「更多」，即這麼多。

(八)

藕芽拖到井邊種，  
人大嫂，  
我想偷蓮(連)作水夫。

註：「男人少担水」，歌此以自辯。

(九)

十字路頭栽種藕，  
賢朋友，  
我想偷蓮人又多。

(十)

期期去去心有去，  
情呀，你，  
口講離離心有離。

(十一)

蜘蛛攀網床裡邊，  
情呀，你，  
夜睡有成爲着絲(思)

(十二)

路邊井水千年濁，  
妹呀，你，  
見郎行來假作清。

(十三)

行過高橋照水影，  
賢朋友，  
橋高水濁照有真。

(十四)

蝴蝶爲花嶺過嶺，  
賢朋友，  
弟爲情娘出過山。

(十五)

黃蜂採花遇蝴蝶，  
妹呀，你，  
大家都是採花人。

國學季刊 六卷一期 目錄

象(隨文插印)  
清順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單恩大校召壽

關中入聲變讀的原因和程序白滌洲遺著  
大徐本說文反切的音系羅爾網  
藝風堂金石文字目詞誤舉例

南詞新譜

吳江詞隱先生原編  
翰通先生刪補



### 湖南山歌

張欣歌記錄

(七)  
 遇上遇下少唱些，  
 奴的丈夫在屋裏；  
 鋼刃磨起飛飛快，  
 度紙包起在懷裏。

(八)  
 大田大地栽稻穀，  
 並路楊花並路出；  
 家裏野妻是一樣，  
 手板手背都是肉。

(九)  
 吃得飯來把碗拍，  
 一對燕子順出來；  
 燕子飛到山東去，  
 好妻落在別大懷！

(十)  
 遠望老妹身穿紅，  
 手額提起畫眉籠；  
 兩條手膀兩節藕，  
 一條鼻子一根葱。

(通行貴陽)

(一)  
 太陽出來晒粉牆，  
 姐兒起來晒衣裳；  
 藍的洗得豎得起，  
 白的洗得紙一張；  
 藍的管土淋淋如，  
 白的管土淋淋如。  
 中間走，兩頭香，  
 兩頭走，中間香，  
 花香引動少年郎。

(二)  
 太陽起來萬丈高，  
 姐兒起來繡荷包。  
 荷包繡得黃又黃，  
 送給哥哥掛起進學堂。  
 進了學堂莫想姐，  
 每日朝朝作文章。  
 文章好，好文章，  
 一筆高點狀元郎。  
 賀喜姐兒做了相公娘！

(三)  
 太陽落山雞籠球，  
 反眼問姐：「留不留？」  
 「哥呀！我有酒有肉留得你，  
 無酒無肉客難留。  
 記得那年那日留一個，  
 不費燈草也費油，  
 想要快樂反為愁。」

(四)  
 遠望嬌娘穿身青，  
 細腳細手細圓身，  
 走路好像風擺柳，  
 坐著好像木觀音。  
 「姐呀！人人都是喫的茶和飯，  
 你為何生得這愛人？」

(五)  
 紅嘴綠毛是鸚哥，  
 翠漢莫聽巧姐說。  
 真情實意世上少，  
 反眼無情天下多。  
 瓜口落水沉的少，  
 瓦落簷前破的多。

### 佛家名相通釋

此書，為熊十力先生撰。名相為經。衆義為緯。抉擇精博。統系嚴整。唯現為釋。

### 北詞廣正譜

本校重刊北詞廣正譜

台灣蕃族觀  
百年前的台灣及其土著  
安南人的信仰

王身  
春  
楊成志

發行所：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售書處

定價洋一元。  
總代售處：北平景山東街山景書社。

(六)

芝子花兒莖對莖，  
問姐：「肯不肯？」  
「郎也肯，姐也肯，  
只怕婆家規矩緊，  
前門鎖起雙鎖，  
後門撐起九根棍，  
屎角四邊擦銅鈴，  
左翻身，銅鈴響，  
右翻身，響銅鈴，  
記得那年老鸞翻得銅鈴響，  
刀槍晃晃滿屋尋，  
踏板上，留灰塵，  
清早起來情脚印，  
少年十八我的人呵！  
這個人情做不成。」

(七)

姐屋門前一丘秧，  
露水汪汪滿秧郎。  
「哥呀！你羨慕別人的青苗早下種，  
羨慕別人的妻子討一堂，  
自己的妻子屋上瓦，

別人的妻子瓦上霜，  
太陽一出落了霜，

### 介紹「北平音系十三韻」

固子

有一部書，「歌謠」的編者讓我介紹一下，我想，這應該說吧。

記得錢玄同先生曾經在什麼地方說過，記錄歌謠，有時可查「五方元音」。我想，北方遇到北平話有音無字之類的困難，現在也可以查這部書，就是「北平音系十三韻」。張洵如先生編，魏建功先生校。這部書可以在北平楊梅竹街中華印書局買到。（我還附帶的做一個義務廣告，那家書舖裡還可以買到些別的東西，如劇詞，鼓詞，唱本等等。）

要想知道十三韻的概是什麼意思，請看這書卷首的「說韻兒」一文，作者署「文理」二字。這是哪一位的筆名？除了知道的以外，在這書的羅莘田先生代序的末了已經說出來了。（楚辭九歌，「山鬼」：素亦「豹」兮從「文理」，又：路羅羅兮「獨後來」。）

露水夫妻不久長。  
(通行湖南中部)

可以引到別一個問題，即「國音新韻」。參看「國音分韻常用字表」，一名「佩文新韻」，北平人文書店。還有一個次序暗藏在「簡體字表」(教育部印)裏的，有人表示懷疑過，請他等一篇錢玄同先生將要作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了。

民十五以後，國音以「現代北平音系」為標準，我們平常用「國音常用字表」，商務印書館。現在張洵如先生這部書，體例與常用字表相近，看凡例可知；還有一個好處：這書有簡注。比方「一」字已窮，「一」又「富」的另名，除了寫「一」字之外，如「越腔」就引過「一」字，如常用字表「一」字，也許看不出哪一個字，這書在「一」字下注「一」字，與廣韻同。

我這裏是沒有原韻與字時，還要知道時也可以查這書，看凡例的倒數第四條。「一」字「一」字的名稱，我這是借來。

詳見羅幸田先生的「舊劇中的幾個音韻問題」第三節，東方雜誌第三十三卷一號。這還可以引到又一個實際問題，即何容先生所謂「女國音」，是方言的一個變態現象？與歌謠無關，不談了。

記錄歌謠，常遇到有音無字的困難。方言，方音之外，還有一種「方」字，即方言性的「字」。北平且不說，吳語，粵語的這種情形，我們覺得最顯然，如常用字彙附錄的特別字舉例中就有。有些地方有叫做各種「雜字」的書，是方言的詞彙以及此所謂「方」字的好材料，猶通俗韻書之於音也。現在就是講語源也不像考本字那麼迂了，記錄方言時採用現成的寫法是一種辦法，此外寫本地的同音字。寫法往往紛歧，我們看彙編的「吳歌集」稿本就有此感覺。這用得着編一種「宋元以來俗字譜」似的方言字譜。我們編各地的方音字彙時也注意此點。北平音系十三韻，同時當作北平方音字彙，所以說到這一個。

這書與「佩文新韻」（見前）有關，「佩文新韻」又與趙元任先生的「國音新詩韻」（商務）有關。國音的標準改了，

趙先生那書有些地方已不適用，但其中理論仍可供討論新詩的人們作參考。既然是介紹，索性再多舉這一部書。

### 編者的話

我們常常接到各地讀者的來信，問起我們第一卷的「歌謠周刊」是什麼時候出版的，售價若干。現在我們願把這問題在這裏公開的答覆一下。第一卷的「歌謠周刊」共有九十六期，它是從民國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出起。一直到民國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停止。主編這刊物的先後有常惠，顧頡剛，魏建功，董作賓諸位先生。現在這刊物早已買完了。我們早有重印的意思。大約在暑假裏，這第一卷一定可以印好。到那時我們再通知各位來買。

又，本刊第二卷合訂本已經開始發售，每冊定價大洋八角，凡直接向北大購買者打八折，外埠加運費。

常給本刊寫稿的宗丕風先生，最近送了二本「塞北歌謠集」來。裏面共收各種歌謠九百三十二首。我們覺得一個人的力量能收到這些材料，真是不容易了。也許

別的朋友們也藏着不少歌謠呢！我們希望他們也都寄到我們這裏來。

本刊徵求對唱的歌謠（兒歌或山歌；等）和十二月歌（如「正月裏梅花開，二月裏杏花開……」等）請各地讀者多多賜稿。

五月二十一日

### 來件

五月十五日  
收到宣寶華江蘇歌謠五則

五月十六日  
收到馮嶽慈浙江歌謠十一則

收到雪山雲南山歌十一則

五月十八日  
收到丁邦魁江蘇如皋歌謠十二則

收到盧野夫廣西山歌二十則

五月十九日  
收到吳宓湖北英山縣歌謠二則農諺十則又烏江民歌二十五則

五月二十日  
收到宗丕風塞北歌謠九百三十二則

## 本刊啓事

## 本刊歡迎直接定閱